



# 州城晨光

董建刚

源

昌

先

生

白杨

清晨六点多,白雪、霓虹和灰黑组成的大道,是一条彩虹“隧道”。悬铃木和女贞树,是“隧道”两边忠于职守的州城一兵。

车从“隧道”出,也从另一边“隧道”开进来。走着,走着就走成了雪地一“蜗牛”,百姓喜爱的慢“蜗牛”。这公交车起得早,尽量把自己走成“蜗牛和骆驼”。街两边人行道上男人匆忙,女人也匆忙,那双臂抡起来的信心,你怎么看都激情十足,一头雪花,漫天冷冻算什么?

其实,在冷冻中走,就要走成很坚定的模样,一帧印满“童话”的口罩戴在嘴上,人民共和国为人民发的人民币,装在离人民心脏最近的热胸膛,做一番冬日任意合理消费,在这抗疫的非常时期,也算是为国分忧,为国争光。

雪如蝴蝶,色彩和舞姿丝毫不亚于春天的真蝴蝶。凭借黎明前的依稀光亮,雪蝴蝶拼命飞舞,只要是可亲近的头颅、肩膀、车背,楼顶和树枝,都会心甘情愿落在上面。即使很快消失,或作短暂停留,全凭一腔镇定和心

愿。冰雪中不断延伸的大地被雪花认作她的家乡,那拼命回归的急切样子,让人一阵阵惊喜。

站牌下,站一伙弯腰张望的“口罩们”,生就和严寒困苦是一对冤家,此时这些“口罩们”彼此生疏,木木的脚狠狠地踏几下、跺几下,相互点点头,气氛在候车时不断高涨。

公交车从冰雪上缓缓驶来,刚停稳人就挤着上车,几分钟车厢内就成为“山东大葱”。车一边走,一边让那些窗外的雪蝶聚集于车窗上,但雨刮器脾气倔强,挥挥手,就让雪蝴蝶飞向别处。一道白光照射过来,司机微微一乐,那小车到公交车跟前停下来,司机把玻璃窗推开,小车司机笑着说:“建哥,东岗楼十字往东全结冰啦,拉一车人,你可得小心啊!”转身冒一股白气走了。车上有人异样,司机笑着说:“别看我那小舅子起得绝早,人家可是州城有名的大老板,光在浙江那边的炼锌厂,一投资就是一千万呀!”

车继续前行,满车“大葱”开始松动。再向前走一会儿,到东岗楼十字那

儿,雪好像住了一些,些微橘色光芒在城东边的浅灰色天幕上迂回、上升。

早开的小吃店大冒蒸汽,守候者多是一些来州城打工的流动人口。和北新街形成拐角,成了字形的长坪路,牛斜巷、南门口、东关西关巷道深处,店铺门口的鼓风机于白色雾气中,红着脸、鼓足了劲儿,呼呼地吹着;店里,上一身白的白衣人,站在案板前揉着、拧着、捏着,包着、翻着……

街道两边的单位和商铺,银行和超市,把黎明前的温度暂且揣在胸口,八点一到,暖气准时放,门帘徐徐落,笑脸盈盈生。

天色渐渐由灰色变蓝,再变蓝,时而有高楼上的窗子黄澄澄地闪几下,再闪几下,那不是学生早起准备上学,就是老年人起身去给炉子加煤添水。

麻雀、喜鹊和晨光一块儿起床,只是它们的早读与歌声,一时被黎明前的那一种灰暗遮住了。这会儿,他们一起加速飞向光明。太阳和蓝天永远不会遥远,就在头顶,一伸手就可抓一怀过冬。漫长的冬季过后,说不定春光就会

洒满城市。

挽起袖子干,不让任意一个人落伍,每一个州城人,都会由心底生出一股力量。那热乎乎的艳阳春,那百花争艳的四月天,也会在自己挥汗中自然到来。

微风沿丹江河徐徐吹来,似乎要向赶早的人叙说些什么,但刚欲张口,就被一声喇叭声抢先摇摇头,也只好把话先于胸膛收藏,等找一个适当的季节和机会,再笑,再说,也跟不上。现在微风和那些在晨曦中前行的人,好像都在守着一一种暗示和约定,握紧了拳头,使着一身暗劲儿,看谁争先,看谁落后。城里各条大道上,向着各自方向和目标的人,一步接着一步,向前走着,迈着……



## 商洛山

(总第2270期)

刊头摄影 杨建东  
题图摄影 杨鑫



记得榴月初三年时,源昌先生书法苑在张全东的瑞德升生态园如期挂牌。真是吉人天相,天公一大早就洒下甘霖,把夏日的炎热消退许多,非要给这个生态园林一个清新,给源昌的嘉宾一份凉爽不可。正当应邀的嘉宾各自出门赶赴时,雨停了,多美呀!瑞德升生态园里的桂花修竹红豆杉争相滴翠,在场的才子佳人莫不心旷神怡,纷纷相邀拍照留念,永记这个人景交融的美好时刻。

源昌先生姓张,东府渭南人氏。1970年,先生年及弱冠,满怀一腔报国之志来到商洛服役,从此把根脉扎在了商洛山,把激情燃在了丹江畔,把智慧和年华一样不少地奉献给了商洛老区。

1997年春夏之交,我被抽调去搞预备役军官登记,源昌先生已从商洛军分区转业到银行系统,应服预备役的。几经打探,在进团路不远处的商洛人行办公楼里见到源昌先生,只见他生就一副魁梧身材,浓眉下闪烁着一双大眼,举手投足皆可彰显曾经接受过的正规训练。一番了解,先生从大荔应征入伍后,先是三年士兵,后从排职干起,历经多个岗位,后由团职转业。在军营,他博览群书,熟读《孙子兵法》《孙膑兵法》《奇门遁甲》等古代兵书,深研我军各个时期战例,踏勘商洛地形地貌,又苦练枪炮、捕俘擒拿等军事技能。1985年,中央领导视察商洛,下榻商洛军分区,他被组织选定为贴身警卫,凭着忠诚的信仰和敏捷的身手,出色地完成了任务,受到各方好评。

先生阅历丰富,文化修养极高。他出版的《山庄览云》一书,或以学术研究的内容来论说,或以幽默调侃的语言来评说,或以自然朴实的口气来描述,无论是为时代传神,为传统颂歌,还是为艺人咏志,为未来展望,文笔流畅,清丽隽永。他写诗词,不落俗套,另辟蹊径。其诗《黄沙岭赏雪》即有“归来书就菜根句,方知墨里有乾坤”之奥妙;《谒文公祠》:“攀岭探幽入云间,古祠残碑溯流年。打从雪拥成佳句,两地争抢一蓝关。”更让人回味无穷。

每当他人以书法家称呼先生时,他总是以爱好者、践行者自谦。他说:“书法是一座高山,我尚不及山腰,每每在山脚下徘徊。”于书法理论,他多有探索,所撰书画评论文章也如书法一样优美,读来如清风扑面,如细雨润衣,如春花照野,如暖阳当头,给人一种极美的享受,一种久留的愉悦。前些年,《商洛日报》开先例为源昌先生设专栏,先生以其生花妙笔,自远而近,从古到今,由表及里,旁征博引,把一段段书画佳话叙述给读者,把一位位书画大家推荐给读者,把一句句深刻感悟交流给读者,为商洛民众文化生活平添了风景。

凡舞文弄墨者,大都享有雅趣,即给自己的书房、画室、寓所起个斋名,或明愿言志,或打怀寄情。源昌先生也不例外,给其书斋命名为“览云山庄”,意在靠秦岭南坡,览大千世界风云,阅名家大笔文墨。工作之余,退休之后,在这方天地里弄墨舞文,览云读书,会朋晤友。

身为商洛市书协顾问的源昌先生,于书法一道多有修炼,他敬慕先贤,对王羲之、颜真卿、米芾等推崇备至;他宗法古帖,融会贯通,出新意于法度之中,寄妙理于豪放之外。那年在商丹高新学校,主办方拿出一张八尺宣纸,要写《沁园春·雪》,惜课桌窄小,他让两人拉拢纸张,濡墨挥毫,一气呵成。洛南友人蔡鑫生自作《行香子》词一首,请先生书写,虽是生疏内容,他通读一番便提笔一挥而就,浓淡干湿间,章法多姿生彩。落款后,整幅纸张布局恰到好处,令同行赞叹不已。

2020年春,先生参观我等筹办的商州两铭书院后,欣然挥毫赠联一副:“学遵东鲁千家训,世守西铭一卷书。”我即装裱挂于先祖张载画像两侧,给书院增添了光辉。有一次,先生发来微信说:散文病象十种,你我应避免之。一再叮嘱我不要犯病,十种病象对我颇有教益。还有一次,我写一短文请他过目,他发来信息:“与你商榷的是:排比句不过三,四字或三字的短句也不宜过三,以长短句相间为佳。”先生谦称与我商榷的品格,教益我终生。

前不久,我去书法苑看望先生,他正在临习李白的《上阳台帖》:“山高水长,物象万千。非有老笔,清壮可穷。”望着唐人的法帖,我俩似乎有一种历史穿越感。我和先生曾是军人,又喜文爱墨,乃忘年之交。先生爱我,我敬先生。

每到秋天,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老小区的院子,想起院里的人和事。也许是人到中年了,常常怀旧,但我不愿提起中年这个词,就自我安慰说,只是四十岁而已。

老小区有两个院子,一大一小,后院大一点,有七百多平方米,主要用于停车,左右两侧有两个小花园,种满了酸枣,已经是秋天了,仍然碧绿一片。酸枣间有几棵红碧桃树和枇杷树,叶子半绿半黄,只有橡皮树四季常青。

在花园的角落,一丛小雏菊孤零零开放,为秋天的后院增添了几缕花香,也许是鸟雀衔来的种子,落地后,顽强地安了家。看到这丛小雏菊时,同时会看到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,每天早上,只要天气好,他都会在花园旁晒太阳。

老人有八十多岁,中风后下肢瘫痪,但神志清醒,病魔没有使他屈服,依然微笑着面对生活,坚持康复训练。当我拉着女儿梧桐经过他面前

## 老院之秋

孔权利

时,心里总会产生崇敬之情,并报之以微笑。

小区的前院有些小,长有两棵参天大树,一棵是杨树,另一棵也是杨树,都有几十年的树龄。秋风一吹,叶子“嗖嗖”直往下掉,落满一地,像是铺上了黄地毯。走在上面软软的、绵绵的,“沙沙”作响,有一种在丛林里穿行的感觉。

负责打扫院子卫生的是一位年轻妇女,带着一个小女孩,大门口有两间房,母女俩就住在里面,平时除打扫卫生外还兼看门。

小女孩很可爱,在附近上小学,女儿梧桐因为常在院子玩,很快和她成了朋友。小女孩说,她老家的秋天很美,院里满是果树,有柿子、石榴、葡萄等,后院还种着红薯、花生。自从家里人进城打工后,她和妈妈一起生活,爸爸在远方工地打工,一年见不了几次,奶奶在饭店洗碗,只有爷爷还守在老家,种着地。

秋天来后,前院的杨树叶不停往下掉,早上扫过,中午又掉一地,忙不

胜忙,小女孩的妈妈一遍又一遍扫着,扫成一堆后再收拾。小女孩有时也会帮忙,但更多的是顽皮地把红薯放进火堆里烤。

不知从哪一年起,小女孩和她妈妈搬走了,女儿少了一个玩伴,好多天闷闷不乐。

也许,秋天是一个悲伤的季节吧。这几年的秋天,家里几经变故,父亲也在去年的深秋永远离开了我。这以后,我窘迫而又痛苦地生活着,离开了老房子,搬到莲湖旁的居所,虽然坐拥一池莲湖,但我更怀念老院子的酸枣、红碧桃、小雏菊、杨树叶,还有熟悉、亲切的邻居。

可能再也回不去当初的老房子了,就像父亲再也回不来一样。那些斑驳的光阴,快乐和不快乐的,都像流水一样逝去。在命运的巨人面前,人渺小得像一只蚂蚁,明明感觉爬得很高,变得很强大,回头却发现,仍然在巨人脚下。

记得刚住到老房子时,父亲还在

## 琐碎的温暖

孔紫涵

母亲爱我,生活琐事中,她的一言一行,处处显露着对我的关爱,也温暖着我这个青春懵懂的孩子。

我上初中后,母亲格外注重我的学习,说话基本上三句不离学习,渐渐地,我也有些听腻,不耐烦了。好几个周末,和母亲闲聊了几句后,不出意料,她又说到学习。我听着那几个熟悉的字眼以及快要背过的语句,很不耐烦。只是假装在听,抖抖腿,扭扭身子,时不时发出“啧”的声音,面对母亲一连串的提问,也只是点个头或简单应付两声。等到母亲快要说完了,我才会挺直了背,等一句话说完赶紧“溜之大吉”。久而久之,母亲察觉到我的不耐烦,每次说教的时间虽短了些,但常常叹气。有几次,我还发现母亲一个人在客厅暗自垂泪。

母亲曾受过较高的教育,后来因某种原因书就没再念下去。自我记事以来,母亲似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家事了。她照顾着我们这一大家子的生活起居,无微不至,从未抱怨过半分。她常给我们做美食,引得亲戚家的孩子常常黏着母亲。母亲常常会给我买新衣服,只要是衣裳破了一个小洞,母亲总会在第二天买件新的给我,但她自己却一件衣服穿几年,到过年时才会给自己买件新的。母亲常在周末给我们洗衣服,将那些大大小小的鞋子和色彩斑斓的衣服整齐地摆放或悬挂在阳台。

放学的时候,母亲总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回家。倘若哪天我回家的时间比平常晚点,老远就能看见她在来回走动的身影,还时不时瞄向远方,一看到我,母亲的眼角、眉梢才会随着舒心的笑意一起舒展开来。

我想,我的确做错了。母亲的话是唠叨,但如果不是母亲一直在耳边提醒,如今的我可能会走弯路。

我本是一匹素布,普普通通,母亲为我绣上了美丽的花朵;我本是一块岩石,其貌不扬,母亲为我描绘出漂亮的图案;我本是一只虫子,母亲为我提供了太阳般的温暖,让我破茧成蝶,翩翩起舞。

时光不着痕迹地流动,如白驹过隙,但我依旧记得那些琐碎的温暖。

(本文作者系山阳县同仁中学八年级学生)

